

羅山村景觀美麗，生態豐富，以設彩帶的溫和方式驅鳥

羅山村

有機稻田裡的戰爭與和平



羅山村推動有機農業，農民重拾探索自然的樂趣，讓春天不再寂靜。羅山村的每一位農民都是最佳的生態解說員，成為農村再生的發展典範。

採訪／陳秀卿 攝影／謝宗憲

花 蓮縣富里鄉羅山村是台灣第一個有機村，只要3個農民的年齡加起來就超過200歲。最近，農民巡田水或休息聊天時，都人手一本圖鑑，互相討論羅山的生物問題，黝黑樸實的臉龐融入農村的景致中，形成有趣的畫面。

「那個南風鳥原來就是老師說的縣鳥朱鸕哦」；「彼咧大號仔原來有兩種，叫做金背鳩、珠頸斑鳩，這咧細號仔原來叫做紅鳩啦」；「叫做大冠鷲的鳥仔飛過來，水鴨就跑甲嚙半隻，這種鳥仔，好，真好」。

農民與雁鴨的愛恨情仇

花蓮縣縣政府農業發展處在羅山村推動的「野生動植物保育計畫－羅山村有機水稻田一期稻作野生動物防治示範計畫」，教導農民、社區民眾認識及調查農田鳥類食性、棲地農田生態環境。這是農民在學習過程中，七嘴八舌地分享觀察結果。

花東縱谷地區的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和台東縣的池上鄉、

羅山有機村推動多年，人與自然的距離拉近了



花蓮縣政府保育技士陳士成帶動農民觀察自然，與鳥類和平共處

關山鎮等4鄉鎮是台灣重要的米倉。近30年來，每年一期作的水稻秧苗期和二期作的收穫期，水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鳥害，尤其以雁鴨為害最嚴重，一期作4鄉鎮秧苗補植金額大都千萬元以上，造成農民極大的損失與困擾。

農民對雁鴨的防治方式，大都以人工驅趕或設置稻草人等方式遏阻，也有農民張網或以彈弓等器材獵捕，或用激烈的毒殺方式，造成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緊張關係。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曾經對雁鴨危害進行探討，並研究多種驅鳥方法。研究中發現，西伯利亞雁鴨每年9月南飛到台灣渡冬，以秀姑巒溪流域最多。以往雁鴨大都棲息在秀姑巒溪淺灘地草叢間覓食，以溪裡的魚蝦生物為覓食目標，第二年4、5月再陸續北返。長久以來，雁鴨南來北返，在秀姑巒溪沿岸人鳥之間各守分際，和平共處。

不過，政府從民國60幾年間，開始在秀姑巒溪進行築堤造地工程，衍生河川浮覆地加以開發利用，雁鴨的棲地因此逐漸縮小，早期河床地白茫茫甜根子草隨風搖曳的景致也日益減少，後



農民江榮政有一顆慈悲溫暖的心



村民學習使用望遠鏡觀察鳥類

來，連行水區也開發種植西瓜，雁鴨食物來源不足，只得往兩岸的稻田區覓食。一期作插秧期，鴨群在田間啄食留存在秧苗根部的穀粒，雁鴨大軍走過，秧苗都浮在水面上，農民得耗費人力、財力加以補植，有時秧苗存貨不足，只得任其缺株，影響成熟期的機械作業及收穫量。

二期作的危害狀況很特殊，聰明的鴨群在田埂上啄食兩旁即將成熟的稻穀，這種情況農民較能接受；最慘的情況是，強烈東北季風吹襲，水稻倒伏，此時如果雁鴨大軍再往倒伏的水稻上踩過去，幾乎就完全無法收成了，損失更為嚴重。

近10年來，雁鴨習性也發生重大變化，原來應該冬來春去的候鳥雁鴨，居然有部分不北返而成為留鳥，人鳥之間的關係得洗牌重新來過。

除了雁鴨為害外，還有紅冠水雞、白腹秧雞以及麻雀，令農民防不勝防，毒殺、驅趕也不是辦法，也許可以化危機為轉機，用另一種方式和這些鳥類和平共處。花蓮縣政府辦理生態保育業務的陳士成技士是這個思維的實踐者。

讓農民成為生態解說員

陳士成說，97年10月到瑞穗奇美村，正午時分，一位老農民頂著大太陽，在田間吹哨子、敲鑼趕鳥，機械式的動作、空洞的眼神，反映出對鳥害的無奈。

陳士成想，他應該可以為人、為鳥做一些事，凡事總要試試才知行不行。於是，在羅山展開這項計畫，並邀請花蓮縣野鳥學會協助。以羅山村的富里鄉農會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和羅山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共30人，為這項計畫的示範成員。

陳士成說，羅山村推動有機村計畫多年，生



被農民稱為南風鳥的朱鸛，在羅山很普遍，也是花蓮縣鳥（曾啓銘提供）



台灣特有種台灣藍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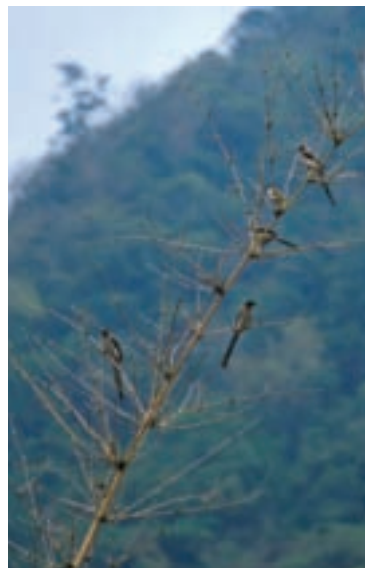
被視為幾乎絕種的樹蔭蝶卻在富里常見（藍振峰提供）



泥壺蜂麻醉獵食蛾幼蟲（藍振峰提供）



雁鴨



樹鵲聚集，出現一隻「間細」，你發現了嗎？



羅山有機米班長潘文政是村內少見的年輕農民，其實也年近40

物資源豐富，對熱愛自然的民眾而言，鳥況奇佳，而且有羅山泥火山豆、炒米香、洗愛玉等體驗活動，已朝休閒農業的方向經營，如果能以農民的力量調查生物資源，認識自己生活環境，將可朝更深

度的生態旅遊方向推動，讓鳥類等生物成為觀光資源，而農民將是最佳解說員，如此一來，也許可以讓人鳥之間再次和平共處。

這項計畫從2009年1月展開，首先展開初階的室內課程，給予野生動物保育法觀念、介紹鳥類、兩棲類動物辨識、調查及其食性與生態，以及生態解說導覽等，並要求農民成立趕鳥隊守護田區，於一期稻作播種1個月內，每日清晨5時至8時、下午5時至夜間10時以人工驅趕方式防止鳥類為害；同時並比對圖鑑進行物種調查，以提供日後防治鳥類為害稻作之參考。所以，最近就看到羅山村農民人手一本圖鑑的有趣畫面。

在學習過程中樂趣無窮，也有許多新發現讓

農民們津津樂道。

朱鸛是台灣特有種，花蓮縣鳥，西部地區已很少見到，被賞鳥人士視為賞鳥的目標鳥之一，見到牠如同中樂透。花蓮縣野鳥學會總幹事曾啓銘和鳥友在羅山執行這項計畫，帶領農民賞鳥時，看到朱鸛，興奮不已，但沒想到，一旁的有機米產銷班長潘文政，相對於鳥友對朱鸛的期待之情就似乎有點不識貨地說：「這種鳥有很特別嗎？我們這裡很多啊，而且吹南風時就來了，我們都叫牠『南風鳥』。」原來是南風吹起，春天來了，正是朱鸛育雛期，而羅山無污染，沒有施用農藥，自然成為朱鸛安全的棲息環境。

台灣藍鵲也是台灣特有種，去年被選為我國國鳥，民間稱牠「長尾山娘」、「長尾陣」。以前農民討厭牠，以為牠會啄食果實，經曾啓銘解釋，其實藍鵲是雜食性，較愛葷食，因此，果樹上的蟲子牠最愛，對農作而言是益鳥。農民因此釋懷，也因長期誤會牠而感到歉然，接著就視牠為朋友，說起牠的故事，就與牠站在同一陣線。

潘文政說：「後山的羅山瀑布區常有猴子在嬉戲，藍鵲很厲害哦，飛過去鬥猴子、恐嚇猴子，最後猴子就被牠們趕走了。」

經常在住家二樓與藍鵲對看的江榮政揶揄地說：「這隻鳥很懶惰咧，巢隨便做一做，一點也不細工，做事不能像這樣啦。」他哪裡知道，大型鳥築巢從來就是很簡單的。

雁鴨是令農民感到最頭痛的鳥，每次田間受害時即認定頭號兇手就是牠，後來經鳥友觀察發現，其實紅冠水雞和白腹秧雞是共犯，把罪責全



羅山有機田區生態豐富，常見蝌蚪群聚，形成農民口中的「蝌蚪海」

推給雁鴨似乎太超過，農民決定對雁鴨減輕刑責。

總是隨著上升氣流在天空盤旋的大冠鷲，以前被居民捕抓賣給標本商人，後來他們觀察發現，這種鳥出現，田間的蛇變少了，而且雁鴨看到牠就全跑走了，現在農民視大冠鷲為至親好友。後來，他們看了圖鑑才知道，大冠鷲有一個別名叫「蛇鷹」，不由得才恍然大悟。

農民也發現，有一種鳥經常在路上跳，好像會帶路一樣，而且會吃蟲，大家都喜歡牠。看了圖鑑才知道，那叫鵲鴝，更令他們驚訝的是，牠另一個名字真的叫「帶路鳥」耶，不過，也有一個較不好聽的名字，叫做「牛屎鳥」，哈哈。

羅山村的春天不再寂靜

除了對鳥類的觀察外，農民也隨時注意田間的生態。江榮政熱情地引領我們到他的田區看「蝌蚪海」。果真，田間黑壓壓地一堆堆，那是蟾蜍的幼期。

江榮政說，以前田裡一堆一條長長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把它們撿起來放在田埂上曬太陽，後來聽老師講才知道原來是蟾蜍的卵帶。談到此，江榮政表情豐富、用力又有點懊悔地用其特殊的語調說：「哎喲，知道那個是青蛙的蛋廠又，我的心裡好痛咧！我害死很多生命囉……」然後，又很開心地引領我們到田間看蝌蚪，他又用力地說「我知道以後就沒有傷害牠們了，哎喲！我的田變蝌蚪海咧，看這個蝌蚪，我的心裡很高興咧。」

江榮政後來也發現，青蛙很多，吃了很多蟲，連蚊蠅也變少了，下田做事不用再趕打蚊子。

田角一株芒果樹正在開花，江榮政拉著我們去賞花，又用其特有的語彙，很純真地嘆到「你看！你看！我那棵芒果花開得好鬧喲……」。

羅山有機村的有機稻田約100公頃，推動之初並不順利。銀川米班在班長賴兆炫領導種植有



羅山有機村民自製蘿蔔乾、鹹菜等古早味產品，備受遊客喜愛



花蓮縣野鳥學會總幹事曾啓銘教導農民資源調查技巧

機稻，但鮮嫩的植株卻被一種綠色的蟲子吃得亂七八糟，他們使用各種生物防治技術也沒用，還巴望成群棲息田間的白鷺鷥幫忙吃，但農民發現白鷺鷥更愛吃田裡的蝌蚪，不怎麼理會那令人傷透腦筋的綠蟲子。

後來，農民有一個大發現，那綠蟲子被泥壺蜂叼進泥巢中，農民才當頭棒喝，終於找到天敵了，而這些綠蟲子就是曾經很普遍但現在在花蓮其他區域已不容易見到的樹蔭蝶。

依據長期在花蓮縣野外觀察蝴蝶的慈濟大學附設高中藍振峰老師轉述，樹蔭蝶的幼蟲偏愛禾本科的水稻，但曾因為農藥的使用致使數

量越來越少。在長期的觀察紀錄中，在花蓮市、吉安鄉、壽豐鄉等地，甚至就在富里鄉的吳江村附近，都沒有發現它的蹤跡。羅山推動有機米，樹蔭蝶也回來了，甚至於「為害」水稻田，當樹蔭蝶幼蟲數量越來越多，捕食性的天敵泥壺蜂、變側異腹胡蜂等相對地增加，獵食頻率增快，「蟲害」自然地控制，達到生態平衡。

農藥把人與自然的距離拉遠了，羅山推動有機農業，捨棄農藥，恢復生物多樣性，農民重拾探索自然的樂趣，讓農耕過程不再寂寞，現在造訪羅山，除了休閒體驗外，每一位農民都是最佳的生態解說員，而花蓮縣政府這項計畫也將成為農村再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典範。 [圖]

羅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溫桂平：0911-154963

羅山有機米產銷班班長 潘文政：0933-995336